

中國大書法

张华庆 主编

心血为炉 熔铸古今

上海书画出版社

沈曾植的书法艺术

全国第二届硬笔书法
册页展作品专辑

心血为炉 熔铸古今

来楚生的书法篆刻艺术

晏园临古·王家新



中國大書法

张华庆 主编

心血为炉 熔铸古今

乙未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心血为炉 熔铸古今 / 张华庆主编. -- 上海: 上海书画出版社, 2015.4
(中国大书法)
ISBN 978-7-5479-0983-6

I. ①心… II. ①张… III. ①沈曾植(1850~1922) - 人物研究②沈曾植(1850~1922) - 书法评论 IV. ①K825.4②J292.1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68513号

中国大书法编委会

主 编: 张华庆

副主编: 李 冰 熊洁英 卢振华

本期执行编委: 吴云峰

本期图文编辑: 李淼淼 史洪清 倪国庆

本期电脑制作: 刘文帅 张雨婷

办公室: 王 毅 马 越 韩福智 李 君

北京编辑部地址:

北京市丰台区草桥欣园四区20栋801室

邮政编码: 100068

编辑部电话: 010-87507504 63051095

电子邮箱: zgdsfzz@163.com

中国大书法

心血为炉 熔铸古今

张华庆 主编

责任编辑 吴云峰

审 读 曹瑞锋

技术编辑 杨关麟

装帧设计 王 峥 熊洁英

出版发行 上海书画出版社

地 址 上海市延安西路593号

网 址 www.shshuhua.com

E-mail shcpbh@online.sh.cn

制版印刷 辽宁浚远印刷广告传播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开 本 210×291 1/16

印 张 180千字 10.25

版 次 2015年3月第一版

书 号 ISBN 978-7-5479-0983-6

定 价 50.00元

中国大书法

理事会

专家委员会: 丁 谦 王巨才 王东发 王讯谟 刘敬钦 西中文
(按姓氏笔画排序) 李晋有 李景杭 沈鸿根 张文范 庞中华 陈 虹
陈世文 陈颂声 陈联合 杨正泉 柳 斌 赵天民
高运甲 高继承 韩亨林 谢模乾

理事长: 张华庆

副理事长: 李 冰(常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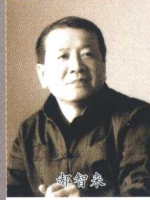
执行副理事长: 熊洁英 卢振华

秘书长: 卢振华(兼)

副秘书长: 邵建国 梁 秀

理 事: 王立群 伍冬根 许雪明 陈文亮 李元芹 宇文江福
(按姓氏笔画排序) 张 胜 郑文义 郝智来 徐毅坚 殷学宝 黄永容
谢连明 戴闪庆

法律顾问: 刁品纯



2014《中国大书法》年度影响力人物 推荐委主任会议在北京举行

2月28日，2014《中国大书法》年度影响力人物推荐委主任会议在北京举行。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王家新，中国硬笔书法协会主席、《中国大书法》丛刊主编张华庆，上海书画出版社社长、《书法》杂志主编王立翔担任推荐委主任，中国硬笔书法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中国大书法》丛刊副主编李冰担任推荐委秘书长，推荐委员由书画界知名人士组成。中国硬笔书法协会理事梅松林、陈先郡担任推荐委学术秘书。经本次会议认真评议，在推荐委推荐的数十位候选人中，评出十位2014《中国大书法》年度影响力人物。欧阳中石、孙伯翔、周慧珺、李刚田、黄惇、刘洪彪、高继承、胡传海、张锡庚、杨中良（按出生年月排序）当选2014《中国大书法》年度影响力人物。

2014《中国大书法》年度影响力人物 (按出生年月排序)

欧阳中石、孙伯翔、周慧珺、李刚田、黄 惇
刘洪彪、高继承、胡传海、张锡庚、杨中良



卷首语

张华庆

大书法的提出，得到了社会各界很好的认知度，“大书法”的“大”非“大小”之“大”，而是“广大”之“大”，就是以汉字为载体，包含各种书写和镌刻工具所创作的艺术作品，如毛笔书法、硬笔书法、篆刻、刻字等等。硬笔和毛笔只是工具的不同，在表现汉字的构成方面是一样的，由于硬笔的局限性，它没有毛笔在线条表现方面那样的丰富多彩。硬笔书法只是书法艺术大家庭里面的一员，这是客观存在的。在中国书法家协会的各委员会里面，硬笔书法专业从上届的专业委员会调整到本届的工作委员会，这与当下中国硬笔书法艺术的创作水平以及在全国的蓬勃发展实不相符，令人遗憾。中国书法家协会今年推出的第十一届国展除了毛笔书法、篆刻之外，也只包括了刻字而已，硬笔书法艺术一直都是被排斥在外的。这是让国内千千万万硬笔书法人心愤愤不平的一件事。好在有中国硬笔书法协会举办的以硬笔书法艺术为主体的国展续届源流。据我所知，刻字也是经过刻字艺术家们多年的努力，才得以跻身“书法国展”，我相信、通过书法界各位有识之士的贤者们的努力，大书法（毛笔书法、硬笔书法、篆刻、刻字）同展一堂也不是遥不可及的事情。本期刊登了由中国硬笔书法协会主办的“全国第二届硬笔书法册页手卷作品展专辑”用春秋笔法告诉书法界，硬笔书法艺术原来可以这样表现形式、这样继承传统、这样凝聚经典、这样美丽多彩。可以让人拍案叫绝，岂一个好字了得！

其实每一个行业内都有“个人、团队、系统、趋势”在发展上的关系。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深圳调研时说：“我倒是希望你们抱团取暖，但是不希望你们在冰天雪地当中。”这和习近平总书记讲话时曾引用的两句名言典语“独行快，众行远”、“大厦之成，非一木之材也；大海之阔，非一流之归也。”是一样的道理。一个人干不过一个团队，一个团队干不过一个系统，一个系统干不过一个趋势。团队+系统+趋势=成功。一个人可以走得很快，一群人会走得更远！取得更大的成功。这就是“独”与“快”、“众”与“远”的因果关系。近年来我曾屡次谈到这个话题，只有我们硬笔书法全国各个地区性团队(各省、市、自治区、各地、市、县硬笔书协)的整合，中国硬笔书法协会直属各团队(各专业委，各工作委)的整合，在我们的国家级的中国硬笔书法协会系统内形成趋势，推行我们倡导的“传承中华文化，践行大书法”的理念，只有这样我们的硬笔书法才有作为、有地位，大书法才能取得书法界业内的共识，才能获得社会的认同。我们的硬笔书法人不可以排斥毛笔，只有软硬兼施，才能在传承中华书法传统经典方面取得辉煌的成功。中国硬笔书法协会就是要责无旁贷的起到在业内引领方向的作用。团队的整合很重要，你能整合别人，说明你有能力。我读到过这样一段话：“你被别人整合，说明你有价值。在这个年代，你既整合不了别人，也没人整合你，那说明你离成功还有很远！”。当下的书法界很热闹，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几十年的书法发展中良莠不齐、健康的发展中也滋生了许多的细菌，细菌的泛滥有愈演愈烈之势，好在这种现象在当前得到了及时的遏制，书协除去歪风邪气便是好兆头。我们全国书法人要携起手来，落实习近平同志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为了实现美好的中国梦，共同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做出积极的贡献。

2014中国硬笔书坛年度影响力人物 推荐委会在京举行

1月27日下午，在北京中国硬笔书协创作中心会议厅举行了“2014中国硬笔书坛年度影响力人物”推荐委员会会议。中国硬笔书协主席、清华大学美术高研班教授、中国书法家协会硬笔委副主任、《中国大书法》主编张华庆担任推荐委员会主任并主持了会议。国家文化部原副部长高运甲，公安部消防部队原政委谢模乾将军，解放军审计署原副审计长赵天民将军，中国硬笔书法协会副主席陈联合，中国硬笔书法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中国书法家协会硬笔委委员、《中国大书法》副主编李冰，中国硬笔书法协会主席团委员、执行秘书长、中国书法家协会刻字委委员、《中国大书法》副主编熊洁英，中国硬笔书法协会党支部常务副书记陈文亮，天津师范大学副教授顿子斌担任推荐委委员并出席会议。中国硬笔书协高校委秘书长康建勋，宣传出版委副秘书长李森焱担任监委。会议听取了2014中国硬笔书坛年度影响力人物候选人艺事介绍，经审议通过了“2014中国硬笔书坛年度影响力人物”名单，何昌贵、丁谦当选为“2014中国硬笔书坛年度突出贡献影响力人物”，高继承、司马武当、唐明觉、柳长忠、罗鸿、陈国权、李庆绿、邵建国、梁秀、林雄伟、任行志当选为“2014中国硬笔书坛年度影响力人物”。

2014中国硬笔书坛年度突出贡献影响力人物

(按出生年月排序)

何昌贵 丁谦



2014中国硬笔书坛年度影响力人物

(按出生年月排序)

高继承、司马武当、唐明觉、柳长忠、罗 鸿、陈国权、李庆绿、邵建国、梁 秀、林雄伟、任行志



目录

卷首语……张华庆

大书法研究

翰墨天下

沈曾植的书法艺术……戴家妙 / 3

沈曾植年表……戴家妙 / 23

硬笔纵横

全国第二届硬笔书法册页、手卷艺术大展作品专辑……32

篆刻品题

心血为炉 熔铸古今 来楚生的书法篆刻艺术……童衍方 / 117

来楚生年表……133

刻字寻真

全国第十届刻字艺术作品展获奖作品选（一）…… 138

全国第十届书法篆刻作品展刻字作品…… 140

大书法展厅

晏园临古·王家新 / 142

资讯

中国书法名家送书法走进美丽乡村高碑店活动 等 / 156

中國大書法

翰墨天下

來款收到及交匯
大觀校語細悉乃
小山谷所謂熟後人
瑣碎事耶已遣人
錄出
游公
家



管仲

沈曾植的书法艺术

文 / 戴家妙

同其他朝代一样，清王朝也经历了由盛到衰的转变。道咸之间，虽有中兴，但亦隐伏着深刻的社会危机。同光年间，社会黑暗，吏治腐败，民生凋敝，道德沦丧，学术衰微。鸦片战争的后遗症与西方列强的持续入侵相互夹攻，内忧外患，错综复杂，大一统的局面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这是一个不幸的时代，是一个既杂乱无章又有些散漫自由的时代。一代书法大家沈曾植就诞生于这样的时代。他的一生是在国运日衰与世风日下的泥淖中度过的，经历了戊戌变法、洋务运动、张勋复辟、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等一系列历史事件，见证了晚清时期所有的凄凉与肃杀。

一、生平

沈曾植(一八五〇——一九二二)字子培，号乙庵，晚号寐叟，别号甚多，有寐翁、睡翁、随庵、谷隐居士、浮游翁、东轩、东轩支离叟、姚埭老民、逊斋、逊翁、巽斋、余斋老人等等，计一百多个。浙江嘉兴人。其祖父沈维鏊为清道光朝工部侍郎，进士出身，五任学政，人称“小湖先生”，一生校刊之书颇多，家里挂着当年阮元为苏州藏书大家汪士钟写的“种树如培佳子弟，拥书权拜小诸侯”对联，可以想见他对藏书的执着，著有《补读书斋遗稿十卷》。其父沈宗涵，官至工部都水司员外郎。沈曾植出生后不久，祖父即去世，八岁时父亲亦辞世，家境日渐贫困，沈曾植兄弟四人因无力聘请塾师，遂由母亲韩夫人启蒙读书、习字。沈曾植晚年在《墨池玉屑本跋》中说：“此《玉虹》临本，余卯角时所习。甲子沧桑，万事都尽，此数叶不意犹在，乃装诸此册中。”（见《海日楼题跋》卷二）“卯角”指儿童时代，应该是这一阶段的学书情况。

光绪六年（一八八〇）夏，沈曾植中式第二十四名贡士，殿试第三甲第九十七名，赐同进士出身。朝考第二等第二十二名，钦用主事，观政刑部，任刑部贵州司行走，进为员外郎，后转江苏司郎中。在刑部约十八年，研究古今之律令，由《大明律》、《宋刑统》、《唐律》以上，治汉魏律令，著有《汉律辑存》、《晋书刑法志补》等书，薛允升推为律家第一。光绪十五年（一八八九），出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即今外交部）章京，主管俄国事务。沈曾植参加乡试时，有关舆地的答卷被时为帝师的翁同龢所激赏，视为通人。转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后，益究四裔舆地之学，于辽、金、元三史，创获颇多，声名远播。一八九三年，俄罗斯使臣喀西尼以《唐阙特勤碑》、《突厥苾伽可汗碑》、《九姓回鹘受里登汨没密施合毗伽可汗圣文武碑》影印本，求沈曾植翻译考证，沈作三碑跋博得众人认同，后来西方学者多加以引用。著有《元秘史笺注》、《皇元圣武亲征录校注》、《岛夷志略广证》、《蒙古源流笺证》等。



一八九八年夏入张之洞幕府，执掌武昌两湖书院。时张正在推行洋务运动，沈曾植非常拥护。张对沈亦甚为器重，称沈为“凤麟”，有“平原宾从儒流少，今日天骄识凤麟”句。光绪二十九年（一九〇三），简放江西知府。由于柯逢时赏识，调任南昌府知府。光绪三十二年（一九〇六），进擢为安徽提学使。八月赴日本考察学务。光绪三十四年（一九〇八），署理安徽布政使，并护理巡抚。未久，遂乞休去。

辛亥革命后，隐居上海，与诸遗老成立超社，两年后改名为逸社，以吟咏书画、校藏图书遣日。相与交往者有瞿鸿禨、郑孝胥、张尔田、孙德谦、王国维、罗振玉、梁鼎芬、缪荃孙、李瑞清、朱祖谋、陈夔龙、王乃征等等，被目为上海宗社党之重要人物。宣统六年七月，参与张勋复辟运动，被任为学部尚书。复辟失败，更是郁郁终日，除每年清明节回嘉兴扫墓外，很少远游。宣统十一年（一九二二）十一月二十一日，病逝于上海。

在沈曾植仕途中，有几件事是比较辉煌的：一是一八九五年，与康有为、陈炽、丁立钧、王鹏运、袁世凯、文廷式、张孝谦、徐世昌、张权、杨锐及其弟沈曾桐在北京开强学会，开风气之先。曾为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出谋划策。二是一九〇〇年，因义和团起义闹事，他与刘坤一、盛宣怀、张之洞、李鸿章等人密商“东南互保”保护长江之计，沈曾植出力甚多。三是一九〇一年，

出任上海南洋公学（今上海交通大学）监督，兴办教育。四是一九〇七年，在安徽设存古学堂，借鉴外国大学高等教育制度，实行“有研究而无课本，有指授而无讲解”的教学方法。五是与杨仁山创佛学研究会，与欧阳渐创设支那内学院。凡此诸事，奠定了前清遗老中大先辈的地位，人称他为“旧时代旧人物之鲁殿灵光”。

清季“新学”与“旧学”之争非常激烈，一些先进人士纷纷向西方寻找真理，沈曾植尚经世致用之学，主张新旧折衷、循序渐进地进行社会改良，反对狂飙式的社会革命，曾建议恭亲王奕与李鸿章假英款造铁路，劝翁同龢开学堂讲新学，开设银行，开矿挖煤，派遣留学生，办造枪炮厂、造纸厂等等，无不讲求振兴实业、赞成新政的。

沈曾植为学博雅，淹贯载籍，朝士皆服。除精通史学、律令与舆地方面外，还精通佛学、经学、考据、道藏、诗学、书学、声韵、版本目录、乐律等，识见宏通，博物君子，在清季罕有其匹，被赞为“同光朝第一大师，章太炎、康长素、孙仲容、刘左庵、王静庵先生，未之或先也。”（见胡先骕《海日楼集跋》）诗学方面，被推为“同光体”的代表人物。

《清史稿》称：“曾植为学兼综汉、宋，而尤深于史学掌故。”他自己在《定庐集序》中称：“少孤，独学无友。所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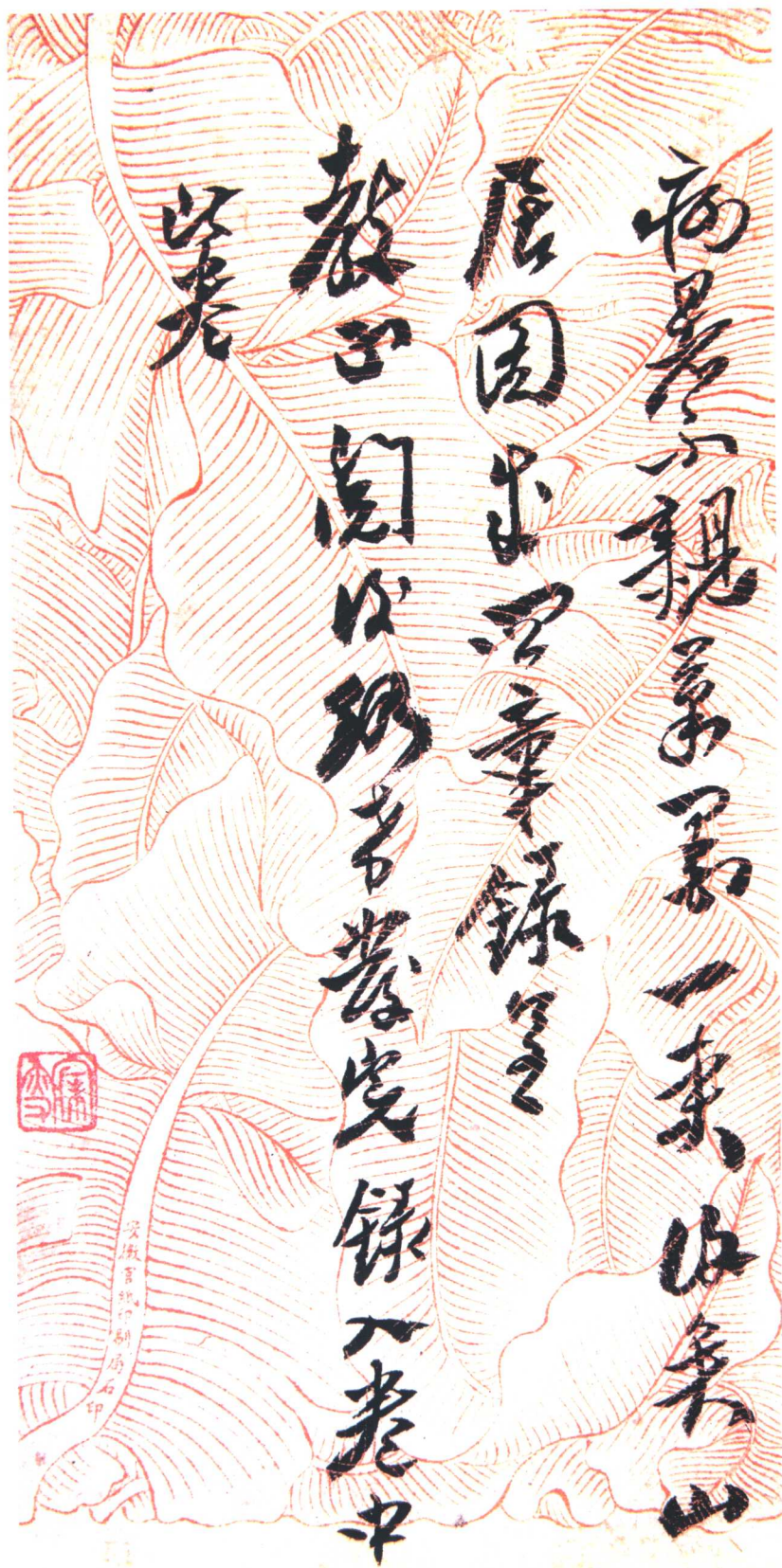


一九二〇年上海新世界重阳登高留影

粗识为学门径，近代诸儒经师人师之渊源派别，文字利病得失，多得之武进李申耆及吾乡钱衍石先生文集中。两先生，吾私淑师也，而钱先生同乡里为尤亲。”稍长研究史学掌故，潜心于律法与才，“钩贯诸史，参证舆图，辨音定方，具有心得。”（见李慈铭《越缦堂日记》）他还有一首诗自述青年治学经历，曰：“少为科举学，壮涉百家流。俄忽竟无成，闵闵更春秋。侧闻西方人，乐国乘天游。法界建高幢，贤圣相倡酬。持受托一心，骛光盈四洲。”（见《月爱老人客话》卷首）四十岁后，深究梵学，会通儒佛。王遽常认为他：“早承其大父小湖侍郎维藩，归命于宋五子之教，故其为学，初以义理辅实用，既由实用返自然。盖历三变，而每变益进：壮岁由理学转而治考据，此一变也；及服官政，又由考据转而求困世，此又一变也；晚年潜心儒玄道释之学，以求到治之极，此又一变也。余事于岐黄、历算、音律、目录、金石、书艺等，亦无不淖极理致，惟不谈阴阳五行耳。”（见王着《沈寐叟先生书法论提要》香港《书谱》杂志总第五十五期）唐文治则称：“先生于学无所不精，囊采六经，出入百家诸子，贯天人之奥，会中西之通。尝语余为学之道，贵乎知类通达，开物成务，若拘虚一隅，何为者？今所传先生之作，一鳞一爪耳，而论者多以干、嘉诸老拟先生，其测先生浅矣。”（转引自王遽常《沈寐叟先生书法论提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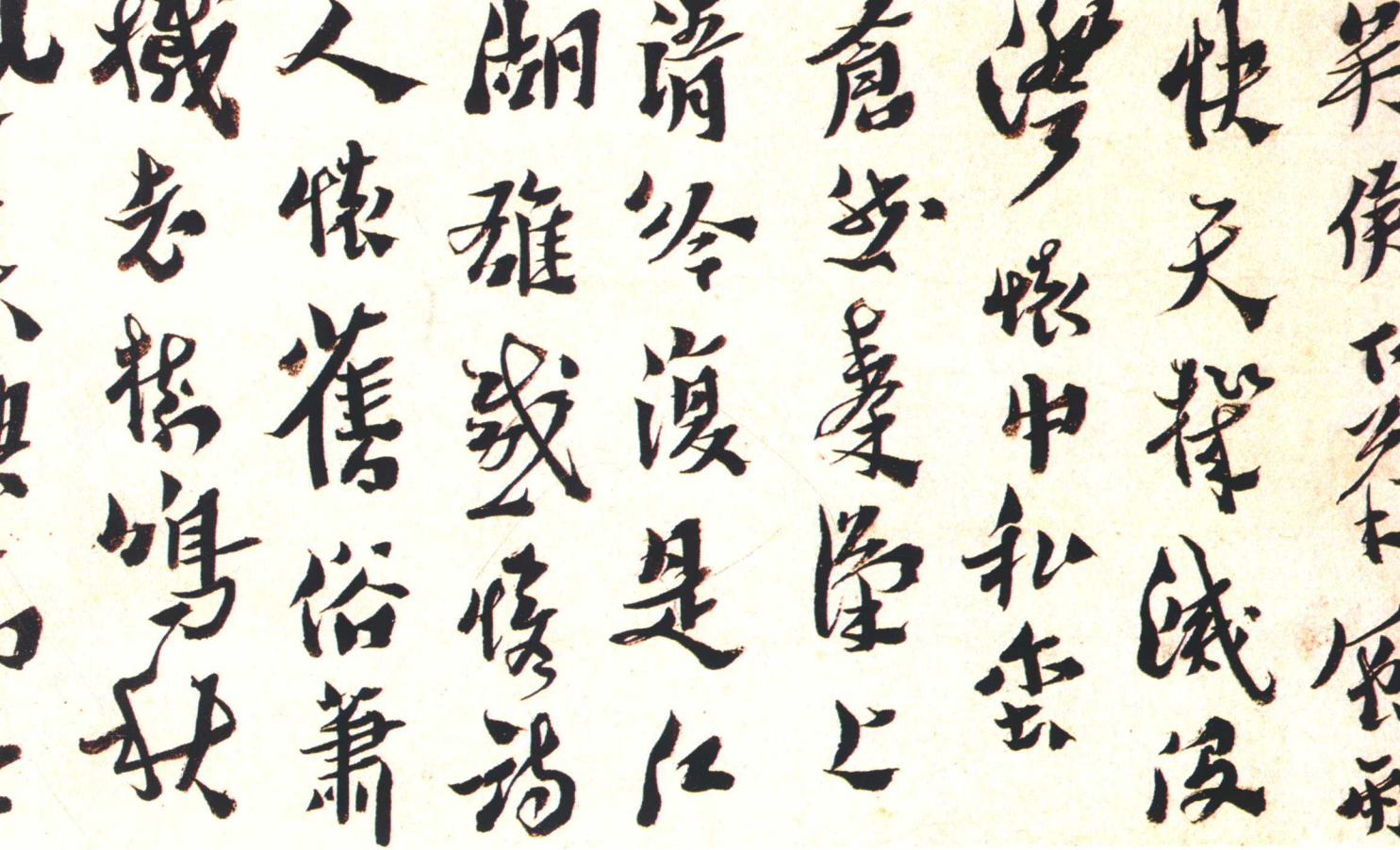
关于沈氏一生的治学经历，王国维在《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中曾有过较为客观的总结，兹逐录如下：

“先生少年固已尽通国初及干、嘉诸家之说，中年治辽、金、元三史，治四裔地理，又为道、咸以降之学，然一秉先正成法，无或逾越。其于人心世道之污隆，政事之利病，必穷其原委，似国初诸老。其视经史为独立之学，而益探其奥变，拓其区宇，不让干、嘉诸先生。至于综览百家，旁及二氏，一以治经史之法治之，则又为自来学者所未及。若夫缅想在昔，达观时变，有先知之哲，有不可解之情，知天下而不任天，遗世而不忘世，如古圣哲之所感者，则仅以其一二见于诗歌，发为口说，言之不能以详，世所得而窥见者，其为学之方法而已。夫学问之品类不同，而方法则一。国初诸老用此以治经世之学，干、嘉诸老用之以治经史之学，先生复广之以治一切诸学，趣博而旨约，识高而议平。其忧



行书信札残稿一 纸本
纵二四·五厘米 横一二·五厘米 嘉兴博物馆藏





行书和岳庐老人韵横披 纸本
纵一九厘米 横六七厘米 上海书画出版社藏

横决，不能得势。”这里的“早岁”应该是中举以后的事。从现存的一些信札及题跋，还是能看到他学黄山谷的影子。除此之外，青壮年时期的他就已经开始钻研章草、简牍及写经体，并时时运用到他的题跋、信札书写中去，如一九〇三年用章草所书的《东阳宋拓本兰亭叙跋》、一九〇四年的《阁帖跋》、一九〇五年的《汉景君碑跋》等。在题跋书迹中，还可以看到中年时期他曾用心学过王献之、李世民、褚遂良、米芾的书法，如一九〇二年的《郁冈斋模太清楼续帖十七帖跋》和《明拓国学本明刻褚临本兰亭跋》、一九〇三年的《顾文治书陈君家传跋》和《李穀斋沾岳松图逸品跋》、一九〇四年的《三希堂本兰亭跋》、一九〇七年的《王禹卿秋日登文游台诗卷跋》、一九〇八年的《宋拓泉帖跋》和《十三行跋》、一九〇九年的《程孟阳本兰亭跋》和《阁帖跋》、一九一〇年的《曹恪碑跋》、《伊川击壤集跋》和《李澹圆先生叱牒归耕图卷跋》等等，尤其是一九一〇年，沈曾植好像特别用心米字，沉着痛快，非常老到。他从王献之、李世民、褚遂良几家那里学到“八面出锋”的用笔方法，用之于米芾意态纵横的书风中，偃亚之间，绰有余裕，将米氏的“刷字”转化为“翻覆盘旋，如游龙舞凤，奇趣横生”（见沙孟海《近三百年的书学》）。一九〇三年沈曾植书写的《刘文清公行书诗卷跋》和《谢退谷观生山林卷跋》，还有浓郁的颜字与苏字的味道，足见其博收广蓄的学书心态。王遽常把沈曾植的书风演变分为两个阶段：六十岁之前“为孙隘庵临《郑文公碑》，绝少变化；又见为予外舅沈公仲殷写佛经卷，当时谄为精绝者，亦不能过安吴轨辙。”六十岁之后，“真积力久，一旦顿悟，

遂一空依傍，变化不可方物”（见《忆沈寐叟师》）。王说略显简单，但他指出了六十岁前后是沈氏书风演变的分水岭。

一九一〇年，沈曾植辞官隐退，蛰居沪上，更是醉心于书艺，“斋中所积元书纸高可隐身”，“案头常置”《淳化秘阁》、《急就章》、《校官》等数帖，《郑羲》、《张猛龙》、《敬显俊》等数碑”（同上），可见其用功之勤。据目前所见作品来看，沈曾植晚年取法章草、简牍、钟繇、索靖、二王、二爨及各种北碑、唐人写经、欧阳询、虞世南、倪元璐、黄道周都有些痕迹，这说明他还在进行各种各样的探索，意欲融碑入帖，知类通达，以期化境。过去一些人认为沈曾植晚年书风主要来源“二爨”与章草的结合，事实远非这样简单。倒是王国维、王遽常、沙孟海、郑逸梅等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倪元璐与黄道周书法对沈曾植的影响，值得大家思索。

王国维是“沈门三君”之一，与晚年的沈曾植接触较多，能经常看到沈氏作书，比较能理解沈氏书法的内涵，他有诗赞沈的书法“古意备张索，近势杂倪黄”。王遽常回忆：“先生晚年自行变法，治碑帖于一炉。又取明人黄道周、倪鸿宝两家笔法，参分隶而加以变化，于是益见古健奇崛……”（同上）沙孟海也认为：“他晚年所取法的是黄道周、倪元璐，他不像别人家的死学，方法是用这两家的，功夫依旧用到钟繇、索靖一辈子的身上去，所以变态更多。”（见《近三百年的书学》）上述说法在《郑孝胥日记》中也可以找到佐证：一九一四年十月二十九日“过沈子培，以《黄石斋尺牍》册示之”，十一月十三日，“过子培，……携《黄石斋尺牍》归”，沈曾植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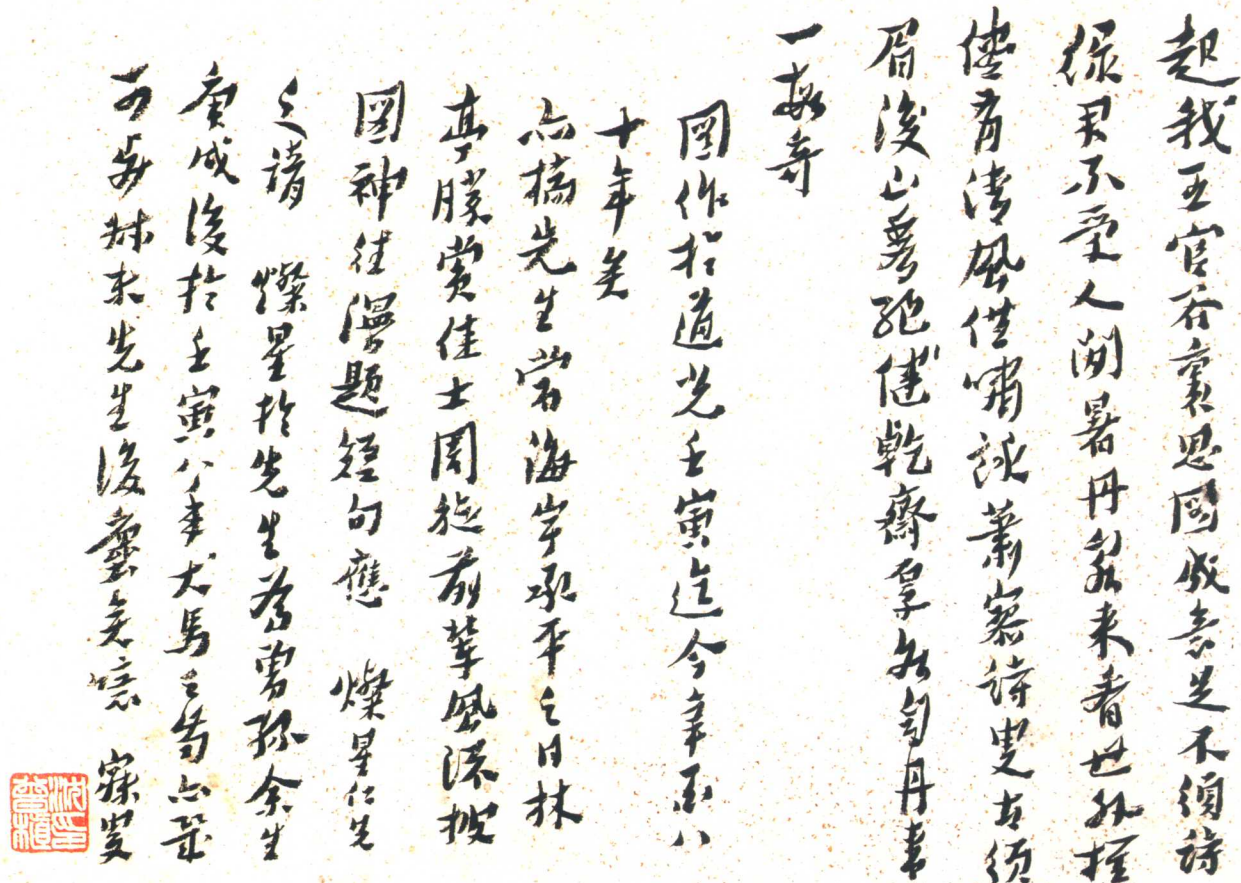
有《题黄石斋尺牍手稿》存世，由此看来，他晚年确实对倪、黄二家下过苦功夫的。据笔者臆测，六十岁以前，他写字脱离不了包世臣的痕迹，锋芒尽藏。辞官隐退后，面对家国存亡，内心沉郁，“日惟万卷埋身，不逾户闕，及闻国事，又未尝不废书叹息，敬觑不能自己。”（见王遽常编《沈寐叟年谱》）在这种心境下作书习字，喜欢跌宕起伏、古拙奇崛的倪、黄书风是自然而然的，更何况黄道周为人气节高出千古，沈曾植素来仰慕。更重要的是，黄道周书法亦得法于钟繇。沈氏借倪、黄两家雄强笔势破自己几十年所积之习，从而使自己写字用笔古拙内敛，体势生动自然，更契合钟繇、索靖一路的高古调子。所以，沈曾植晚年常常是倪、黄加钟、索合在一起写，这无疑是他书风变化的最重要因素。

一九二一年，他正式在上海鬻书自给，以解生计之困，“海内外輦金求书者穿户限焉”。但他似乎是把鬻书自给当作一种探索的过程，大多是以己意临古人作品赠或卖出去，且文字脱落时常出现，沈曾植很不在意这些，说明他看重的是“博取众长为我所用”以及书写本身带给他的解脱情绪，这是一种寄托性灵、直抒胸臆的手段。在这两年中，目中已无碑帖隔阂，以碑版之古拙写帖，以阁帖之流转写碑，随采随酿，化而出之，无所不学，无所不可。目前，社会上所流传他的作品亦大多在

最后两年所书写的，风格上很少雷同，说明他不墨守一家，博收广蓄。他作诗主张要通“三关”，最后一关是“元嘉”。如何通“元嘉”关，他在《与金潜庐太守论诗书》中提到：“但将右军《兰亭诗》与康氏山水诗打并一气读。”可见其境界是在“活六朝”，“庶几脱落陶谢之枝梧，含咀风雅之推激。”（见《安般集序》）此一想法，在他书法中也有，惜未能点破。抑或是他认为未臻此境，不提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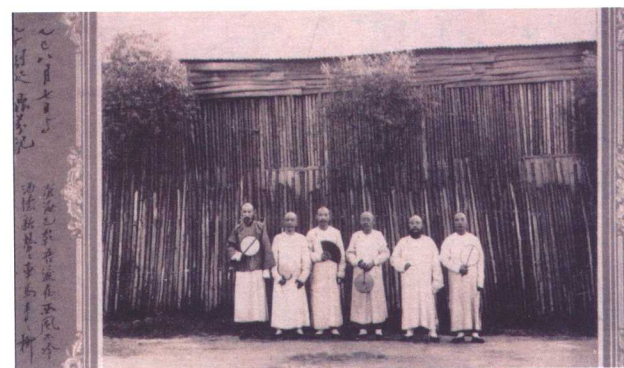
清末民初书坛，沈曾植当推为巨擘。康有为素来自负，但多次在文章提及沈曾植对他书法的意见，康著《广艺舟双楫》时还受到了沈氏的指导，足见对沈氏的推崇。清末“四公子”之一吴保初的墓志，章士钊原想请康有为为之书写，但康氏谓：“寐叟健在，某岂敢为？”最后是康有为撰文，沈曾植书志，传为佳话。关于沈曾植书法艺术成就，金蓉镜说：“以八法言之，精湛淹有南北碑之胜，自伯英、景度、稿隶、丛冢吉石，无不入其奥窔。有清三百年中，无与比偶，刘文清且不论，即完白、蟬叟为螺扁书，驰骤南北，雄跨艺苑，亦当俯首。晚年应接品流，长览大卷，流而益雄。散落海上，如次仲一翮，山川为之低昂，可以知其书学之大概矣。”（转引自王遽常《忆沈寐叟师》）

清代自金石学盛行，诸多书家究心篆隶。沈曾植篆隶书亦工，有少数作品传世，书风与吴昌硕较为接近，但不及吴之熟练。



行书题跋横披 纸本

纵三一厘米 横四三厘米 浙江省博物馆藏



一九一〇年于杭州高莊

安徽政法學堂第一期畢業留影

一九一一年正月嘉兴落帆亭与钱穀甫等合影

一九〇九廿沈曾植于安庆

一九〇六年七月廿三沈曾植与沈爱沧（左）、莊敬庵（右）合影

一九〇五年八月七日沈曾植与梁鼎芬等合影

一九〇一年辛酉餞別图

沈也经常写碑版体的楷书，风格清丽，转折显眼，是熔铸了阁帖以后产生的新体，比康有为来得生动自然。沈氏行草书“抑扬尽致，委曲得宜，正如和风吹林，偃草扇树，极缤纷离披之美”（见马宗霍《书林藻鉴》卷十二），提按幅度大，用笔又能翻转盘旋，极尽情性之跌宕，开一代新风。他的小字包括小楷与小行书，多参用汉简、写经笔意，捺脚饱满，轻颖中有古拙；大字以碑版为用，杂以章草、阁帖韵致，厚重中有灵动，与小字写法殊途同归。有人评他的草书为：“清三百年来第一家”，大概是基于清代草书大家较少的考虑。康有为认为“其行草书，高妙奇变，与颜平原、杨少师争道，超佚于苏黄，何况余子。”（见《中华文史论丛》一九八七年第二期）

沈曾植书风与众不同，在清季尤为突出。章士钊评为“奇峭博丽”，甚为恰当。其奇峭处在善于借章草隶势，翻覆盘转，跌宕沉雄；其博丽处在由博返约，新理自出。曾熙称：“（寐）叟读碑多，写字少。读碑多，故能古；写字少，故能生。古与生合，妙绝时流。”（见《忆沈寐叟师》）此话对错各半，对的是沈曾植“读碑多”，错的是“写字少”。沈曾植书法的生是因为结体上的“异体杂形”，善用隶草、隶楷之间未定型的“无成之法”，尤其是取法《急就章》、《二爨》及《张猛龙》、《郑文公》诸碑帖，以帖之柔转写碑之苍茫，以碑之方峻写帖之圆逸，取其意而不拘形似，不似之似，“生”趣十足，非写字少的缘故。沈氏平日作书喜锐笔出锋，在他看来是“矫赵派末流之弊”，亦非故意为生。曾熙还认为沈氏书法“工处在拙，妙处在生，胜人处在不稳”（同上）。实际上是工处在

博，妙处在丽，胜人处在不俗。

三、书学思想

沈曾植自认为书学优于书功，遗憾的是他未能像康有为那样写出较为系统的著述，留下来的有关书法题跋大多属于考证碑帖源流的札记，分别见于《茵阁琐谈》、《研图注篆之居随笔》、《全拙庵温故录》、《寐叟题跋》、《海日楼札丛》、《护德瓶斋涉笔录》中。

他的书学思想前后经历了几个阶段的变化：早年受包世臣的影响，笃信黄小仲的“始艮终干”和包氏的“中画圆满”之说，于用笔的方法用力甚多，对唐代的张怀瓘《评书药石论》中的“一点一画，意态纵横，偃亚中间，绰有余裕”最为心仪。中年由帖入碑，嗜张裕钊的书法，对《张猛龙碑》、《高湛墓志》、《敬使君碑》等碑版非常推崇，于结体注意颇多。“尝欲着文以明书法之源流正变及得力之由，……欲取斯、邕以至欧、褚诸家递相传授之法，后人所以失廉卿（指张裕钊）所以得者，以退之论文之法论之”（见王蕴章《墨池偶谈》），终因繁杂仕宦生涯而未能完成，难窥沈氏当时见解。光绪壬寅以后，他辞去南洋公学监督后，重新回到北京任官，渐渐地精力转到书画上面。但那时他对帖的把握还是有些隔阂，在《旧拓圣教序跋》中自认为“性乃不近”，可推知其心绪了。晚年则碑帖相融，讲究会通，沉潜于古今嬗变之理，持论精微，常发前人未发之论。

在沈氏的题跋中，用笔论占了相当的部分，如他对卫恒《四体书势》中的“奋笔轻举，离而不绝”与黄小仲的“始艮终乾”甚为信服。“奋笔轻举，离而不绝”不难理解，而黄小仲的“始艮终乾”说则有些玄乎了。包世臣曾花了很大的气力去追求，结果不能让人信服。沈氏承包世臣之说，但似乎比包氏更能理解黄小仲的“始艮终干”说，他在《安吴释黄小仲始艮终干之说》中提到：

“安吴释黄小仲‘始艮终乾’之说至精，小仲不肯尽其说，此语遂为书家一清疑公案。仆于《药石论》得十六字焉，曰：‘一点一画，意态纵横，偃亚中间，绰有余裕。’谓此语成安吴义也可，谓破安吴义亦无不可。”（见《海日楼札丛》）

后来，他在答龙松生问中，进一步提出：“侧笔之妙，在阴阳不离乎中。始艮终干，不解无碍。”（见《同声月刊·海日楼书法答问》一九四四年四月第三卷）其实，沈曾植不满足包世臣对黄小仲“始艮终乾”之说解释为“中画圆满”之义。包氏认为要写出“中画圆满”必须笔笔中锋，然沈曾植“施之于书不能工”，产生疑惑，进而用张怀瓘的十六字来破解其义。至于是否转指侧管？不得而知。沈曾植晚年习书，笔力老辣，或有转指调锋之动作，但非其内心的主张，恐是习惯使然。因其早年受包世臣的影响，比较重视运指作书而已。王遽常说他六十岁前写字“绝少变化”，“亦不能过安吴轨辙”，可见沈曾植一直到晚年还深见包世臣用笔方法的影响。沈曾植不拘泥于“笔笔中锋”之说，提倡实际运用效果。他在《跋东阳宋拓本兰亭》中认为：“近人执笔，必以三指捏之，乃是中锋。及至写出绝不中锋，如是只用执笔，无用作书。既不作书，执笔何为？”（见《兰亭识语》潘景郑抄本）即是鲜明例证。他多

